

棺材半蓋：初論奧巴馬

這不單單是候選人希萊莉一個人的失敗，而是整個民主黨的失敗

兩位失敗的領袖

有一位專欄作家作了一個簡單的計算：2009年，當奧巴馬入主白宮的時候，民主黨同時掌控了參眾兩院，還擁有50州中29州的州長職位以及在各州的參眾兩院中擁有60個議會的多數。這次大選後，共和黨不但奪得了白宮，並且也奪取了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在50州中，共和黨目前也擁有33州的州長職位。在各州的參眾兩院中，共和黨在60個議會中佔多數(有25州，共和黨通吃：州長和參眾兩院全拿)。這是自1928年來的第一次。簡言之，這次共和黨大勝。

反言之，民主黨大敗。因此，這不單單是候選人希萊莉一個人的失敗，而是整個民主黨的失敗。在政黨政治中，我們評價政黨領袖的得失成敗，一個主要標準就是政黨的席位是增多了還是減少了。因此，奧巴馬跟馬英九一樣，是非常非常失敗的領袖。儘管他們並非完全沒有建樹，儘管他們才剛剛下台不久，離開進入棺材還有一段漫長的時日，我們已經可以把棺材蓋子蓋上一半，初步作出論定：由於這兩人的性格，能力，智慧，特別是魄力的不足，又特別喜歡討好敵人，刻薄隊友，嚴重損害了他們政黨的前途。國民黨，遺憾地說，可能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了。

他們兩人的政敵和獲勝者，特朗普和蔡英文，又給美國和台灣帶來了不穩定的前景。所以說，這兩人的失敗所造成的後果可能相當深遠。因此，整個蓋棺論定還要看兩個社會接下來的發展才能論定。

此處我們不談馬英九，只談奧巴馬，不過可以就兩人相似之處再囉嗦幾句。大選後，奧巴到秘書都利馬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很自豪，說在他八年任內沒有鬧出醜聞。不錯，跟馬英九一樣，他的個人操守基本上沒有問題。但是，評價政治家的標準絕對不止於個人操守，最主要的應當他的政績。所以我們要談談奧巴馬的政績，看他到底做錯了什麼，以至於民主黨敗的如此淒慘。

獲得和平獎而沒有取得和平的領袖

奧巴馬接替小布什的時候，小布什的確留給他兩個巨大的爛攤子，一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一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大的金融風暴。他每次自辯時都提到這兩點，但是這是否可以作為他失敗的藉口呢？既然選民拋棄了民主黨，顯然是沒有接受他的藉口。

要記得，奧巴馬2008年擊敗希萊莉時，他對希萊莉的一個批評獲得許多選民支持，那就是希萊莉曾經在參院中支持美國出兵攻

◎水秉和

打伊拉克，而他反對那場戰爭並且主張停止在中東的戰事。所以我們要問，戰爭結束了嗎？答案是，沒有。當年尼克森說他要停止越戰，他花了7年的時間，終於認輸，美國士兵最後要從大使館的屋頂上乘坐直升機逃命，但是他的確結束了越戰。奧巴馬做到了嗎？沒有呀！他開了空頭支票！不但如此，他還引發了整個中東的災難。

美國炮製了一個虛假的藉口一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然後據此侵略伊拉克，這絕對是不義的。既然是不義的，那麼正當的做法應當是承認錯誤，設法穩定當地的政局，賠償損失，然後撤離。這當然是癡人說夢，國際政治是不講道義的，所以美國沒有這麼做。2012年，美軍的確撤離了伊拉克，但是它撤離的理由是伊拉克政府拒絕給美國治外法權，不讓它留下軍事基地。此處的重點是，美國沒有認錯。把人家的國家徹底毀掉而不承認錯誤，這是要付代價的。伊斯蘭國之所以興起，難道不是因為伊拉克人對美國在他們的國家造成了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所累積的仇恨嗎？可以預見，這個仇恨將繼續困擾北約諸國。

在奧巴馬任內，除了伊斯蘭國的興起以外，戰爭更蔓延到利比亞，敘利亞和也門。埃及也差一點被阿拉伯之春毀掉。怎麼解釋這些亂象呢？難道它們都純粹是自發的嗎？

如果是純粹自發的，今天就沒有特朗普的崛起了。為什麼特朗普會罵遍天下而居然當選呢？我不是說他罵了哪些少數民族或女人，雖然這是主流媒體不斷攻擊他的地方。可是，主流媒體為什麼沒有不斷攻擊他罵了別的一些人呢？大家沒有注意到的是，他也一直在罵主流媒體，說它們受人企業控制，替希萊莉當傳聲筒。他同時在罵華盛頓和紐約的精英層，說這批傢伙完全不顧小老百姓的死活，搞全球化，搞自由貿易，為他們自私的利益，把製造業都搬到墨西哥和中國去，把美國掏空了。他罵這批傢伙拿美國納稅人的錢去幫日本和歐洲看門。他因此提出了"美國第一"的口號：他反對自由貿易，他要把好的職業拿回到美國來；他不做賠本生意，要歐洲和日本向美國交保護費，否則讓它們自己去發展核武器。

或許你會奇怪，既然他這麼嚴厲地痛罵媒體，那麼為什麼他還獲得那麼多選民的熱烈支持呢？難道這次老百姓沒有被媒體忽悠嗎？

我想，這就是我們大家看走眼的地方。特朗普好像一早就知道，他不能依靠主流媒體，因為主流媒體一定支持希萊莉，所以他很早就開始利用社交媒體，並且每天一直到三更半夜都在利用社交媒體發出經過媒體過濾的信息。他跟他的選民在社交媒體上建立了一個相當特

殊的關係。雖然我個人對他毫無好感，但是，必須承認，他洞燭機先的能力的確高人一等：他了解誰是他的選民，他也知道如何跟這批選民溝通。為了使他的選民不受主流媒體擺佈，他首先發難，把主流媒體罵個狗血噴頭。如此，他的選民沒有被主流媒體忽悠，而由於他們沒有被忽悠，所以他們在精英們（政客，銀行家，遊說團，主流媒體和學者專家）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腳。

或許特朗普的"美國第一"也行不通，或許他最終會被華盛頓和紐約的精英層收買(他任命人選的名單，真的是億萬富翁俱樂部，絕對是精英層)。不過，在他的謾罵聲中，老百姓的確出了一口惡氣。

我們應當了解，國際關係中發生的怪事很少是偶然的。當什麼都不懂的小布什讓他的副總統錢尼製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口實，以此侵略伊拉克的時候，錢尼的背後是有所謂的新保守主義的理論基礎的。這已經是常識了，不必贅言。同樣的，當奧巴馬管不住希萊莉，讓她利用所謂的"有責任保護"的藉口去顛覆利比亞政權的時候，她的背後也是有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的。新保守主義強調硬實力，主張大力發展軍備，新自由主義則強調軟實力，即美國的民主和人權的價值觀，可是它們基本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維持美國凌駕於所有國家之上的霸權地位，因此兩者都致力於改變他國的政治制度，促使它們民主化。為此，利用中情局的滲透，金錢收買，和美國掌控的國際輿論去宣揚美國的價值觀等，是它的家常便飯。它要打開全世界的市場，讓美國的跨國公司大行利市。在這方面，奧巴馬跟小布什沒有什麼差別。他四十七歲入主白宮，無論經驗和魄力都不足以抵擋這個精英層的共識，所以銀行家們特別看中他。他背棄了自己的承諾，不但沒有停止中東的戰事，反而激化而擴大之。就此而言，他是徹底失敗的。

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排除中國的自由12國貿易協定)其實是希萊莉擔任國務卿時由她和她背後的精英團隊設計的一整套計劃。她離職後，這就成為奧巴馬想要為自己樹立歷史里程碑和對抗中國的重要戰略手段。現在TPP也壽終正寢了。對中國而言，這是好事；對奧巴馬而言，這是他在外交上的另一個重大敗績。

敘利亞的悲劇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敘利亞的悲劇。12月20日，在敘利亞與俄國對那些被它們圍困多時的，美國支持的反政府部隊網開一面，讓他們跟難民一起撤離之後，敘利亞的內戰基本結束。敘利亞，俄國與土耳其三國在莫斯科開會，討論敘利亞的善後問題--美國連參與的份兒都沒有。也就是說，美國在敘利亞內戰

| | | | |
|---|---|------------------------------|---------------------------------|
| 論 | 中 | US-CHINA FORUM | |
| 壇 | 美 | | |
| 網址 | | http://www.us-chinaforum.org | 投稿信箱: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
| 中興論壇社 主編 | | | |
| 社務委員: 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惠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范湘濤 張文基 蔡社長 | | | |
| 刊頭設計 | | 劉學武 | |
| 每星期六出刊 | | 第 177 期 | |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中徹底失敗。這是奧巴馬任內一樁重大的敗績。首先，他支持反政府的群眾運動，提出"阿薩德必須下台"的政策宣言，目的是推翻一個由選舉產生的合法政權(選舉時曾經有聯合國監測)。但是他堅決不派遣美國地面部隊，卻跟沙特阿拉伯合作，支持反政府的武裝力量，因此給予普京一個可趁之機，支持阿薩德政府。將近五年的戰亂不但造成了敘利亞境內的人間慘劇，並且導致千萬以上的難民，其中數百萬湧向歐洲，從而引發英國的脫歐和右派反移民勢力在歐洲大陸的興起。這是一樁扭轉國際地緣政治關係的大事，影響深遠。僅此一事已足以判定，奧巴馬是一位非常失敗的總統。

應當注意到，阿富汗與敘利亞兩國是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大戰略的兩個關鍵國家，阿富汗更處於陸上絲綢帶南線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地位。在阿富汗，基地組織在與美軍纏戰16年之後又再次取得上風，中俄逐漸成為主導該國和平進程的大國。在敘利亞，美國已徹底失敗。如果說，美國倡導的TPP和它在阿富汗，伊拉克與敘利亞發動戰事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圍堵中國的話，那麼，奧巴馬在地緣政治上的一系列敗績就構成美國在國際舞台上萎縮的開始。

救銀行但不救百姓

或許人們會奇怪，當2008年金融風暴席捲全球的時候，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Henry Paulson到國會去，要向眾議院議長貝魯奇下跪，請求議會釋放7,000億拯救幾個"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倒掉就會導致經濟全跨的大銀行的時候，奧巴馬怎麼想的？針對這些把他捧上白宮寶座的銀行家，他有沒有感到一絲一毫的憤怒？有沒有對哪些傾家蕩產的小老百姓們感到一絲一毫的同情？他有沒有想到，至少應當懲罰幾個拿別人的錢豪賭的銀行家，以儆效尤，也替小老百姓出出氣？

或許你會奇怪，明明是這些銀行家把全世界的經濟差點毀掉，為什麼沒有人入獄？他們做假賬，用金融衍生品搞高風險投資，結果搞垮了全球經濟，不但沒有人入獄，還繼續大把大把地拿年終獎金。當時，好幾個有聲望的經濟學家，包括《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和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在內，主張將花旗銀行短期收歸國有，以此作為整頓金融界的手段。奧巴馬不但沒有這麼做，他幾乎沒有對這批傢伙作出任何嚴厲的譴責。為什麼呢？

最近維基解密爆料說，奧巴馬當選以後，花旗銀行通過某些中間人

給了奧巴馬一份名單，建議他在經濟事務中任用名單上的人。維基解密的創始人阿桑奇說，奧巴馬照單全收，把原先跟他打天下的進步經濟專家都換了下來。試想，克魯曼還要他把花旗銀行國有化？未免太天真了。許多人可能不相信維基解密的信息，不過這不是唯一的證據。一位專門跑華爾街新聞的老牌記者Charles Gasparino於2010年出版了一本《銀貨兩訖：奧巴馬跟華爾街之間見不得人的勾當》(Bought and Paid For: the Unholy Alliance between Barack Obama and Wall Street)，書中詳細敘述了華爾街為什麼選中了奧巴馬，如何召開秘密會議替他籌錢(書中公佈了參與會議的銀行家名單和他們捐錢的數額)，幫他舉辦大規模競選活動，等等。這應當就是為什麼他會捨近求遠，避重就輕，不去懲罰銀行家，反而去推健保法案的原因。

根據專家的計算，政府為這批華爾街精英和頻臨倒閉的汽車公司提供了大約1.6萬億的救助金，可是這些仍然拿紅利的銀行家拍賣掉五百萬家工薪階級的房子，也使得無數無法像大老闆那樣逃稅的小老百姓的401k大量縮水。美聯署主席伯納納曾經有一句名言，說經濟風暴不可怕，他可以從直升飛機上灑錢來救市(因此他的外號是直升飛機伯納納)。他灑了錢沒有呢？有是有，不過全部都灑進銀行家的荷包裡了。

在大蕭條的30年代，羅斯福總統用政府的錢僱用了一大批失業工人，讓他們挖坑，然後再把挖的坑填起來，以此減緩失業問題。在奧巴馬當政的頭兩年，民主黨掌控了參眾兩院，利息接近於零，許多經濟學家要他大筆撥款搞基礎建設，以此振興經濟，並解決失業問題。他沒有這麼做，反而一天到晚說要跟他對著幹的共和黨保持合作關係(bipartisanship)。等到2010年的期中選舉後，共和黨取得了眾議院的多數，控制了錢袋，他再也推不動基礎建設了。諷刺的是，特朗普現在大聲疾呼要搞基礎建設。

請問，他既不敢懲罰銀行家，又不能想辦法為大批失業工人提供就業機會，難道藍領階級都是傻蛋，都不知道何以至此？難道他們不覺得民主黨背棄了他們？

不管主流媒體再怎麼替希萊莉助選，今年是藍領工人的報復年。他們要徹底否定在華盛頓和紐約的精英階層對政府的控制。他們甚至願意選出一名從來沒有政治經驗的局外人來"清除臭水潭"(drain the swamp)。所以說，民主黨這次的失敗是有咎有應得。奧巴馬總統，你難辭其咎。

Can We Compare Trump's Future Foreign Policy and Obama's Past Performance?

Rationally speaking, the answer to the subject title must be no, comparing unknown in the future to deeds done in the past has to fall in the speculation category. However, if one takes a serious analysis of President-elect's campaign speeches, one can certainly formulate some predictions. Max Boot, a Russian American writer, consultant, editorialist, lecturer, and military historian, has done just that and published an article; Trump's 'America First' Is the Twilight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2, 2016. In his article, Boot, based on Trump's campaign pronouncements, said that "Trump's foreign policy may be more in sync with President Obama's than either man would care to admit. And not in a good way: Trump shares with Obama a desire to pull back from the world but lacks Obama's calm, deliberative style and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Boot, educated in UC Berkeley and Yale, currently a Jeane Kirkpatrick Senior Fellow at the 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 has been an advocate of American values in foreign policy. (He once described his ideas as "American might to promote American ideals.") Boot thinks Trump's execution of foreign policy may not be a good way but I disagree. I shall explain my view later.

After reading Boot's article, I have mixed reactions to his arguments. Boot is fairly accurate in recounting Obama's deeds but his effort to predict Trump's foreign policy based on his campaign remarks is commendable but not credible simply because Boot did not derive his conclusions with due consideration of the personality and background of the two gentlemen which are very different. A president's personality and background shape his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and influence his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n formulating and executing his foreign policy. Yes, both Obama and Trump want to pull out of Middle East and both do not see America has a mission of global intervention or world policing but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problems and their thought process of defining optimal solution differ. Hence, in the following we will offer a different analysis not so much as finding similarity between Obama's and Trump's foreign policy (Trump's foreign policy may not be so predictable as admitted by Boot) but more on the way of seeking solutions by Obama (hindsight) and Trump (probable approach).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Obama was the first black American President elected by an electoral vote of 365:173 (popular vote 69.5m : 60m, 52.9%:47.1%), an impressive victory over John McCain, a veteran war hero. Obama won the election with the 'change' slogan. Yet, in his two terms, Americans by and large were disappointed by his administration. As a great orator and idealist with liberal social ideology,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he sees America as a flawed nation, not an exemplar of democracy rather as a nation needing to perfect herself. Hence his apologetic gesture to the world. Boot cited Obama as a Jeffersonian, a term attributed to Walter Russell Mead, to mean the U.S. should perfect her own democracy and not searching monsters in the world to destroy. However, Obama did not fulfill his 'change' mandate simply because he is a product of the establishment based on his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his short political career as a democrat. When he assumed the 44th US Presidency, he basically inherited the foreign policy and proceeded gingerly with his philosophy of 'pull back'. He may be a believe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s, but his actions on foreign policy maintained the 'double talk' or 'double standard' practice that the U.S. had always adopted. He basically was not willing to challenge the establishment, the US Government-intelligence-military complex.

Although both Obama and Trump seem to support quasi-isolationism and non-interventionism, Trump's 'America first' and hi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f he ever uttered the word) has to be interpreted from Trump's world perception and his unorthodox political background. Trump is a successful self-made wealthy business person with a different kind of ego and self confidence from Obama has. Being an outsider of the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a billionaire and a competitive winner with a strong personality, we need to understand his view of 'winning' and his definition of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in order to comprehend his foreign policy. In contrast with Obama, Trump has few strings attached to the establishment.

His victory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surprised them but confirmed and endorsed his self-confidence which will lead him to act more independently and much more daring to upset the establishment in conducting foreign policies. Yes, he will pull out from Middle East but more likely to take an unexpected approach to produce quicker result and show a win for America. His definition of 'winning' is not for his personal gain for money (he is rich enough) nor for any imperialistic gain (not a hegemony believer) but more likely a gain for the U.S. Treasury or national budget interpreted simply as a gain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Perhaps Mead's term, Jacksonian, "not seeking foreign quarrel but will clobber if provoked", is an appropriate description of Trump, but more than that, Trump is likely to abandon the 'double standard' foreign policy practice and adopt a shrewd business negotiation practice to deal with foreign affairs in security and trade.

Boot and most analysts have said that Trump's foreign policy is not predictable because he has been too outspoken making many outlandish statements (build walls, renege debt, reduce emission accord, kill TPP, apply punitive tariffs, renegotiate NAFTA, reduce commitment to NATO...) Yet in diplomatic speeches, he has kept himself vague or non-committal enough and he is far more transparent and honest than many typical American politician with their double talk - do as I say but not do as I do (talk civil liberty and do killings at the same time). The fact that some Syrian rebels said: "Today, we know that [the Americans] are really and practically not backing us, whereas before, we considered them our friend while they were implementing our opponents' agenda." Trump's transparency and frank diagnosis of international problems may be a beneficial change to our conduct in foreign policy, we just hope that he and his new cabinet can live up to his claim to always make a good deal for American people, not for the establishment at the expens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world was surprised of Trump's victory. Trump now holds the key of the moment of surprise as well as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as he repeatedly said in his campaign speeches that the US government must not give away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f he can resist the establishment and its old way of doing things, Trump's foreign policy may be more in sync with President Obama's (non-interventionism and quasi-isolationism) but in a good way in terms of achieving real beneficial results.